



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

YEZHUQIUFAN

野猪囚犯

沈石溪 /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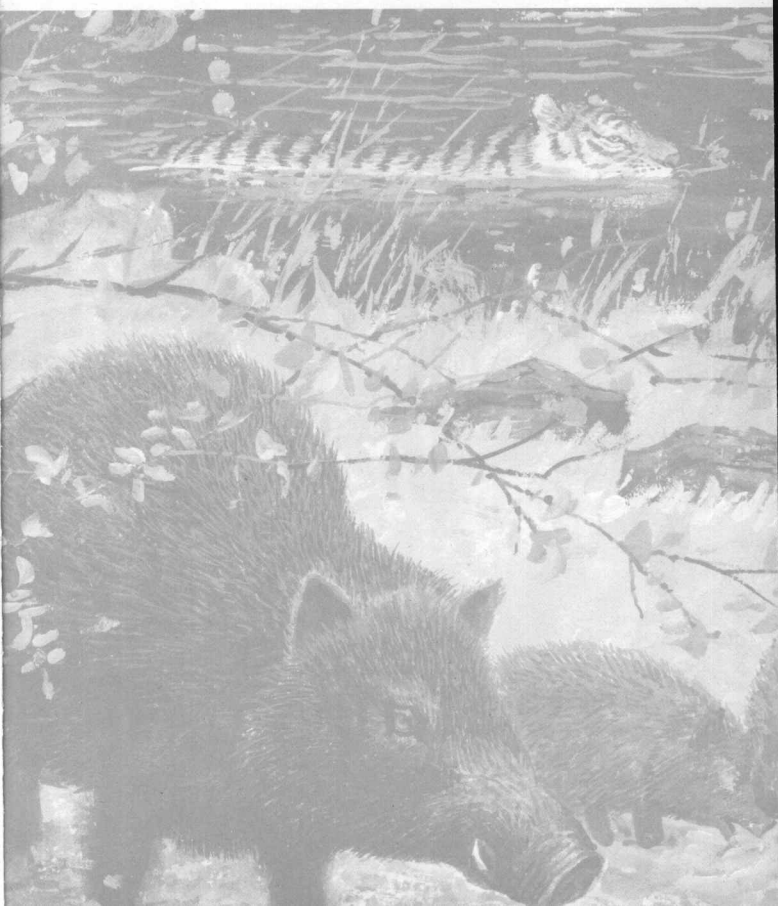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优秀出版社 |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

野猪囚犯

沈石溪 /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猪囚犯/沈石溪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7.5 (2008.2 重印)
(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)
ISBN 978-7-5342-4312-7

I. 野… II. 沈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2054 号

野猪囚犯

沈石溪 著

选题策划 孙建江
责任编辑 王宜清
美术编辑 周翔飞
整体制作 大米原创·工作空间
内文插图 武凯军
封面绘画 胡志明 朱 云
封面设计 周翔飞
责任校对 倪建中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960 1/32

印张 3.625 插页 1

字数 39000

印数 12001—17000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200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4312-7

定价: 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

老黑猪

1



野猪跳板

13



野猪囚犯

27



野猪王

45

动物小档案

93



老黑猪



二十多年前的西双版纳，卫生习惯不怎么好，村寨里没有厕所，需要方便时，就钻进寨外茂密的茅草丛，解决问题。草丛里蚊子多，每次方便，肚子倒是痛快了，屁股却难免要遭殃。

不过，最让我发憊的，还不是蚊子，而是猪。

当地人养猪不用猪圈，习惯放养，让猪满世界乱窜。猪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笨，嗅觉尤其灵敏，一见我往僻静的草丛里钻，便晓得我要干什么了，特务似的在后面盯梢，甩也甩不掉。我刚拉开方便的序幕——排出一

股气来，猪们便鼻子里打着哼哼，从四面八方围拢来，焦急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。我蹲着的身体底下一有内容，一张张猪嘴就急不可耐地拱过来，真害怕屁股被它们咬了去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带根长长的竹棍，哪头猪靠得近了，就照准丑陋的猪头给它一嘴巴。

那天黄昏，我同往常那样，提着竹棍钻进知青房背后那条荒草沟。这几天我闹肚子，蹲着的身体底下内容也就特别丰富，气味也十分的浓烈，奇怪的是，却不见有猪拱到我身边来。

我已习惯了舞棍弄棒边战斗边排泄，突然清静，反倒别扭起来，忍不住手搭凉棚朝草丛里张望。哦，草丛里有伏兵，好几头大白猪的影子在离我二十多米的草叶间钻来窜去，挺忙碌的。它们怎么突然间变得谦逊起来了？

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，但据我的亲身体

验，猪更改不了吃屎，我想，一定是有特殊原因阻碍了这几头大白猪的贪馋德性。我更仔细地观察，果然，有一头浑身漆黑、背脊上耸起一条鬃毛的老黑猪，龇牙咧嘴地不让这几头大白猪向我靠近。

这是一头成年公猪，长得身高体壮，唇吻较其他猪明显地长出一截，嘴角露出两颗短短的獠牙。我发现，那几头大白猪很畏惧这头老黑猪，老黑猪打个响鼻，它们就要打个哆嗦，老黑猪摆个扑咬的姿势，它们就会潮水似的往后退却。我蹲在地上还没彻底解决好问题呢，大白猪们就知难而退，主动放弃美餐，逃出了荒草沟。

当时我心里有点紧张，心想，这头老黑猪驱逐了竞争对手，免不了要来独吞胜利果实，瞧它那副野蛮的嘴脸，肯定比一群大白猪更难对付，说不定会把我拱得四脚朝天呢。

我紧握竹棍，严阵以待。出乎我的意料，

老黑猪走到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，便不再过来，它横卧在地上，耸动鼻翼，嗅闻对它来说大概是喷喷香的那股气味，不时用舌头舐着嘴唇，却不对我动粗鲁。那天因为我肚子里一片秽物，蹲的时间未免长一些，它表现得特别有耐心，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甚至没用哼哼声对我埋怨催促。一直等我站起来走到旁边去束裤子，它才绅士般地踱着方步走过来，享用晚餐。

我不由得对这头老黑猪产生了好感。我想，我肚子里的秽物既然排泄出来了，就不可能再揣在兜里带回去，扔了也是白扔，不如做个顺水“人”情送给它。我想，由它独自承包，总比被一群猪争抢要好一些；武装拉屎，终非长久之计，舞棍弄棒的，热闹倒是热闹了，但碰到大便秘结，难度就会加倍，苦不堪言。若这头老黑猪在我方便时能担当起警卫员的职责来，还我一个清静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

不出半个月，老黑猪便养成了习惯，每天极准时地踏着夕阳来到通往荒草沟的小路旁，恭候我出恭。

它很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，只要周围一有其他猪的影子，它便嚎叫着旋风般地冲过去，非要把对方赶得远远的才肯罢休。有一次，一头胖胖的花公猪自以为年轻力壮，不买老黑猪的账，几次三番想蹿到我身旁来捣乱，惹得老黑猪性起，斜刺里蹿上去，狠狠一口咬掉了花公猪的一只耳朵，花公猪的惨嚎声响彻云霄。

我再也不用带着竹棍武装拉屎了。

老黑猪的主人是艾蛟龙，和我们知青房是近邻。半年后过泼水节，艾蛟龙要宰猪过年，一大早就约了几个人，把老黑猪五花大绑，扔在院子里的石碓旁；所有的人吃早餐的吃早餐，烧水的烧水，磨刀的磨刀，各忙各的。老公猪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哀嚎。我刚

巧路过，不知是偶然的巧合，还是我们前世有缘，老黑猪听见我的脚步声，停止了哀嚎，小声地哼哼呼呼起来，一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使劲盯着我，两只猪耳朵不停地摇扇着，一看就知道，它在向我求救。

按理说，我不该管人家闲事的，我想转身离去，可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沉，鬼使神差。我四下瞅瞅，见没人注意我，就拉松活结，解开了老黑猪身上的绳索，然后装着没事一样，快步走到正在烧水准备烫猪毛的艾蛟龙身边，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，假惺惺地和他搭讪起来。

这真是一头聪明绝顶的猪，它被松绑后，既没得意地哼叫，也没像无头苍蝇似的在院子里到处乱窜，而是发一声威，脊背上的鬃毛刷的竖得笔直，身体突然凌空飞起，撞倒了一堵篱笆墙，冲出院子。等艾蛟龙从震惊中清醒过来，追出去，老黑猪早已逃得无影

无踪。

当天傍晚，生物钟提醒我又要去钻荒草沟了，我想，老黑猪肯定是逃到山上当野猪了，从它的体形、相貌、脾性和智力来判断，它身上肯定混有野猪的血统。事实上由于西双版纳不用猪圈，寨子四周又都是森林，家猪和野猪交配繁殖的事是屡见不鲜的。老黑猪的野化能力很强，说不定已经在密林深处过起逍遥的野猪生活了，不可能再回到寨子里来为我的方便保驾护航。

于是，我重新削了一根结实的竹棍，准备对付那些不讲礼貌的猪。我来到茅草中间固定的位置，奇怪的是，没听到吵吵嚷嚷的猪叫声，我四下一瞧，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，在离我十多米远的一块空地上，老黑猪正安详地躺卧着，友好地望着我……

它仍每天都到荒草沟来守护我，使我能安全而又清静地方便，所不同的是，它不再

到小路上等我，也不再进寨子，除了我，它避开一切人。而我当然也不会去向艾蛟龙报告它的行踪。

我和老黑猪的这段特殊友谊，一直持续到六年后我结束知青生涯，离开农村为止。



野猪跳板